

荔枝飘香时，岭南尽开颜。本期专题聚焦荔枝古今缘，从历史深处，走向当前大地。齐文娥、周松芳通过考证史料，论证杨贵妃所嗜荔枝实为岭南所贡，试图厘清千年“孰贡荔枝”之谜。朱积讲述茂名荔枝从传统农耕到现代产业的蝶变，并探讨品牌建设与市场拓展之策。荔枝这枚红果，既承载着“日啖三百”的风雅往事，也在现代田野中续写着富民新篇。

策划：温建敏 执行：张齐 李妹妍 潘玮倩

贵妃荔枝来自何方？岭南！

□齐文娥 周松芳

广东是荔枝的原产地，汉代才开始向外传播，如三国吴康泰《扶南记》说：“荔枝始传于汉世，初惟出岭南，后出蜀中。”东传福建就更晚，虽然北宋福建蔡襄的《荔枝谱》说：“荔枝之于天下，唯闽粤南粤巴蜀有之。”不过含糊其辞蹭老大。“汉初，南粤王尉佗以之备方物，干是始通中国。”岭南荔枝最初显然是以干果进贡：“尉佗尝献高祖鮫鱼、荔枝，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。”（葛洪《西京杂记》）但即便是干果，也足以倾动人主：“汉武帝元鼎六年，破南越，建扶荔官。扶荔者，以荔枝得名也。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，无一生者。连年移植不息，后数岁，偶一株稍茂，然终无华实，帝亦珍惜之。一旦忽萎死，守吏坐诛死者数十，遂不复茂矣。”（《三辅黄图》）至于说“其实则岁贡焉，邮使者疲毙于道，极为生民之患”，也即说进贡鲜荔，系孤证，难成立。

壹

真正进贡鲜荔，是在东汉和帝刘肇永元年间（89—105）。当时经过“明章之治”，国力臻于极盛，史称“永元之隆”，或许因此而有鲜荔之贡：“旧南海献龙眼、荔枝，十里一置，五里一堠，奔腾险阻，死者继路。”汉和帝毕竟是明君，所以：“时临武长汝南唐羌，县接南海，乃上书陈状。帝下诏曰：‘远国珍羞，本以荐奉宗庙，苟有伤害，岂爱民之本。其敕太官勿复受献。’由是遂省焉。”（范晔《后汉书·和帝纪》）后面还引了三国吴谢承《后汉书》对唐羌及其所上书的介绍：“唐羌，字伯游，辟公府，补临武。郡人献荔枝，至有遭虎狼毒害，顿仆死亡不绝。道经临武，羌乃上书谏曰：‘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，下不以贡膳为功，故天子食太牢为尊，不

以果实为珍。伏见交趾七郡献生龙眼等，鸟惊风发。南州土地，恶虫猛兽不绝于路，至于触犯死亡之害。死者不可复生，来者犹可救也。此二物升殿，未必延年益寿。’帝从之。章报，羌即弃官还家，不应征召。著《唐子》三十多篇。”谢承的“交州”召表比范晔的“旧南海”要准确，后者会使人误以为从今广州地区进贡，虽然旧南海范围甚广，然中心乃在今广州地区。以当时的交通条件，贡地应该在属今粤西地区的郡县。汉代合浦、徐闻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，通道也就偏在岭南西部，道路交通条件成熟很多。秦设三郡两郡在西，汉从设九郡到后裁为七郡，东部始终只有一郡，也很可说明当时西部更为发达，交通也更为便捷。

贡荔虽不可平民得尝，但令名可以轰传于外，汉代大学者王逸称荔枝“卓绝类而无俦，超众果而独贵”当非虚誉。荔枝停贡，则声誉渐歇，故唐代名相张九龄作《荔枝赋并序》，虽然说荔枝是“百果之中，无一可比”，且逢人便说，但“诸公莫之知，固未之信”，平头百姓就更是难所闻了。张九龄是唐玄宗的名相，或许说多了传于杨贵妃之耳，加之同出岭南高州的大宦官高力士的“助力”，便想尝鲜岭南荔枝吧，如此宠她的唐玄宗岂有不从之理？遂藉杜牧的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，使荔枝进贡故事代代流传，至于今日。

贰

但是，热烈而平静的贡荔故事，因为苏东坡在《荔枝叹》中一句“永元荔枝来交州，天宝岁贡取之涪”，而致唐代贡荔的粤蜀之争千年不息。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，当年苏轼忽发此言，将杨贵妃吃的荔枝溯源至涪陵，当属身为蜀人，且与杨贵妃同乡，爱乡情切的乡曲之愿，因为他没有提出任何依据，在他之前也没有任何人提出蜀地之说。宋代学者吴曾便在《能改斋漫录》中批驳：“东坡诗乃以‘永元荔枝来交州’为据，实属牵强附会。”

与杨贵妃差不多同时代的湖北襄阳人鲍防，天宝十二年进士，历任御史大夫、福建江西观察使、左散骑常侍、礼部侍郎，封东海郡公，追赠太子少保，他在《杂感》一诗

中即咏及贡荔一事，就明确说是贡自岭南的西部，即同于东汉和帝永元时的交州之地：“五月荔枝初破壳，朝离象郡夕函关。雁飞不到桂阳岭，马走皆从林邑山。”

公元766年，也即杨贵妃死后10年、玄宗死后4年，杜甫作《解闷十二首》，其九曰：“先帝贵妃今寂寞，荔枝还复入长安。炎方每续朱樱献，玉座应悲白露团。”“炎方”当指岭南；从来没有用炎方指代蜀地的。清仇兆鳌注引《唐史遗事》也这样说：“乾元初，明皇幸蜀而回，岭南进荔枝。上感念杨妃，不觉悲恸。”又引朱（鹤龄）注说：“献自南海，故曰炎方。”特别是“每续”二字，表明正是接续此前的岭南贡荔。更重要的是，两诗均作于四川，如果贡由巴蜀，杜甫焉有不知之理，何必舍近求远，冒蜀人之不韪？

有意思的是，仇兆鳌又在《解闷十二首》之十（“忆乎沪戎荔枝，青峰隐映石逶迤。京中旧见无颜色，红颗酸甜只自知”）中明确说相传的荔枝由涪州进贡是错的：“（明王嗣奭）《杜臆》：‘涪州有荔枝园，相传谓充贡于贵妃者。’涪去京师尤远，今读公诗，知出沪戎者是。传称置驿传送数千里色味未变，此盖驳其无是理也。”驳倒涪州之说很重要，因为自苏轼之后，主蜀贡者都说是自涪州，而在沪戎亲手摘尝过荔枝的杜甫，都可推证即使蜀地要贡，也应贡自沪戎。但仇兆鳌显然自相矛盾地误读了杜甫，因为上一首他才注明贡自岭南，而且杜甫也一再明说是贡自岭南，如在《病橘》中说：“忆昔南海使，奔腾献荔枝。”

虽然在杜甫这里已经充分解决了荔枝的贡地问题，但兹事体大，且内蕴丰富，也还是有必要继续作些引证。中唐元稹的《浙东论》里进海味状说：“臣伏见元和十四年，先皇帝特诏荆南令贡荔枝。陛下即位后，以其远物劳人，只令一度进送，充献景灵，自此停进。”说明在安史之乱后国家政局不靖、国力远逊的情况下，还在维持鲜荔进贡。杨宝霖认为“荆南”当为“岭南”刻误，并指出：“检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土贡有荔枝的，仅广州南海郡（见《新唐书》卷四十三《地理》七《岭南道》）。”（杨宝霖《唐代岭南贡荔枝小考》）其实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也说：“岭南道广州南海郡土贡荔枝。”连《新唐书·杨贵妃传》都说，由于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溺爱，致“四方争为怪珍入贡，动骇耳目。于是岭南节度使张九龄、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最，进九章银

青阶，擢翼户部侍郎，天下风靡。妃嗜荔支，必欲生致之，乃置骑传送数千里，味未变已至京师”。主持贡事的还是张九龄的亲弟弟张九章，真可谓兄弟同心协力了。唐代李肇的《唐国史补》说：“杨贵妃生于蜀，好食荔枝，南海所生，尤胜蜀者，故每岁飞驰以进。”

清人岑建功甚韪其言。可见史家的基本认知，历千年而未变。

关键是《新唐书》的主要修撰者之欧阳修还是苏轼的老师，也反衬苏轼突兀地冒出一句“天宝岁贡取之涪”大违师说，实在是乡愿之愿，不足为训，后世主蜀贡之说，多承苏轼而来，更不足为训。

再者，杨贵妃的父亲杨玄琰，曾担任过蜀州司户，她从小在成都长大，应该早已尝过荔枝。但荔枝向来并不以品质之佳著称，苏轼为蜀人，此前也不着一字，而且他还在诗中写到杨贵妃的蜀地遗迹。只是到了岭南，他才大开吟咏。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五十岁的苏轼再遭贬谪，踏上了“南来万里”的惠州之路。次年四月十一日，惠州太守詹范邀其初尝鲜荔，他写下《四月一日初食荔支》，以“海山仙人绛罗襦，红纱中单白玉肤。不须更待妃子笑，风骨自是倾城姝”来形容荔枝的绝美风姿。

之后，更将其滋味比作江瑶柱与河豚，称“厚味高格两绝，果中无比”，并发出“人间何者非梦幻，南来万里真良图”的惊叹。而在《食荔枝二首》中写下的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支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，至今都被认为是荔枝特别足岭南荔枝的最佳代言，广东人也为此深爱东坡千余年，或者会直到永远。问题是，如果蜀地荔枝那么好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又为什么不早歌？反而来一句“天宝岁贡取之涪”让粤人略有怨言？呵呵！其实他的恩师欧阳修对广东荔枝赞得更早也非常好：“五岭麦秋残，荔子初丹，绛纱囊里水晶丸。可惜天教生处远，不近长安。往事忆开元，妃子偏怜，一从魂散马嵬关。只有红尘无驿使，满眼骊山。”（《浪淘沙》）在赞颂岭南荔枝上，他们倒是师徒同心，堪为佳话。

叁

虽然我们可以说杨贵妃的荔枝贡自岭南，但岭南很大，具体到何方？马伯庸在小



居廉《一本万利图扇》，1894年作，绢本设色，直径24厘米。居廉对岭南画派的影响十分深远，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、陈树人均为他的学生。图片拍自《居巢居廉画集》，广东省东莞市博物馆编，文物出版社。潘伟倩 摄

说《长安的荔枝》里都不肯或者不敢说得明白，不过详文意还是偏在东部广州及其附近。但史料则多指向西部，前面已有多有说明，这里再补充说明一下。首先是到了杨贵妃贡荔时代，一代名相张九龄已经开区岭南东部的大庾岭驿道，继续沿岭西驿道上贡，或许与玄宗最宠幸的宦官高力士有关。更重要的是时人认为中国荔枝之佳者在岭南，如晚唐段公路《北户录》曰：“梧州火山者，夏初先熟而味小劣。其高、潘州者最佳，五六月方熟。”

晚近主力贡自岭南特别是高州者，则非阮元莫属。他在《岭南荔枝词》里一再强调这一点，虽然进贡路线与传统说法有所区别。他先说：“人道骊山驿骑长，漫疑不是岭南香。漕河古自通扶荔，此路难瞒张九章。”对此，其子阮福注曰：“考唐时转运，由扬州入斗门，渡淮入汴，由汴入洛，由洛入渭，运入太仓。岭南贡荔，当亦如转漕之制，连株成实，轻舟快楫抵渭南后，摘实飞骑，一夜可至长安矣。若云马上七昼夜，必无此事。”又引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：“岭南道广州南海郡土贡荔支”，而“考东西川土贡皆无荔支”。再引《乐志》及杜诗说：“据此数证，已为确实，况子美生于唐代，目击其事，其为岭南之荔更无疑矣。”先定下岭南，再进一步定调高州：“新歌初谱荔支香，岂独杨妃带笑尝。应是殿前高力士，最将风味念家乡。”现在我们去到高力士的家乡高州，还能看到很多古老的荔枝树，也有几处贡荔园，其中尤以根子镇的古贡园为著，并成为中国重要农业遗产。

[作者齐文娥是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；作者周松芳是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。本文部分内容参考《知食：广东荔枝》（岭南古籍出版社，即将出版）]

荔枝文化的古今嬗变与产业振兴

——以广东茂名为核心的考察

□朱伟

荔枝与茂名的千年因缘，是这片土地上的动人故事。每到荔红蝉鸣时，总能唤起人们无尽情思。今天，让我们品尝着新鲜的茂名荔枝，走进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。

茂名荔枝，现代蝶变

说荔枝必说茂名，说茂名也必说荔枝。遍览古今，荔枝与茂名结缘最深，两者共同谱就一首从农耕文明向现代产业演进的诗篇。

早在20世纪90年代，茂名便以“荔枝之乡”闻名全国。至2024年，当地荔枝种植面积已达141万亩，年产量50.28万吨，形成涵盖从种植加工、包装营销、到品牌宣传和市场管理的超百亿元庞大产业群，是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。

茂名荔枝的崛起，得益于品种优势与技术创新。七百余个品种中，“白糖罂”“桂味”“冰丽”“挂绿”堪称四大名品。“白糖罂”果型如心，肉厚核小，果肉干爽不溢汁，置于纸上无湿痕，为荔枝中的“异类”；“桂味”果香清雅似桂花，核细如米粒；“冰丽”是近年培育新贵，皮色艳丽，甜度冠绝，初上市时价格高达每公斤1600元，至今仍属高端；“挂绿”则以青皮带紫、汁液清冽独步天下。都说荔枝是百果之王，此四品就是皇冠上的四颗明珠。

笔者作为荔枝产业发展亲历者，见证了两大历史性跨越——1985年夏，受市政府委派，曾到茂名各县区调研，撰写《种果，是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》调研报告，市委印发后，全市展开种果行动，连续三年种下荔枝118万亩、龙眼84万亩、香蕉45万亩。近三十个镇的群众靠勤劳过上幸福生活，荔枝种植核心区高州根子镇柏桥村和电白霞洞镇荣下坡农民，仅荔枝种植年收入就户均5万元，最高达60万元。一栋栋漂亮荔枝楼遍布种植区，共同致富之路摸索成功。本世纪初，茂

名荔枝发展一度遇困，2012年春，笔者到农业岗位任职，在市委市政府和省农厅支持下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，开启农业产业化和荔枝产业优化征程。近年来，当地精心谋划、科学布局，使荔枝产业三产齐驱，多业联动，保鲜技术的改进、冷链和电商的加持尤为引人注目。

如今，当人们走入茂名，都会被其浩瀚无垠荔枝海洋所震撼，为古荔园中历经千年风雨仍枝繁叶茂的老树惊叹，为荔乡人锐意革新的精神动容，更为这片土地焕发的振兴气象所感染。

数“荔枝风流”，还看今朝

荔枝之美，不仅在于果实甘甜，更在于承载千年文化意蕴。自汉代起，荔枝便与权力、艺术、文学深度交织，成为一脉芬芳独特的文化注脚。

论起痴狂荔枝，汉武帝也许比“吃货”苏东坡更甚。为求岁岁啖鲜荔，他竟诏令于长沙官苑兴建“扶荔宫”，自岭南千里移植荔枝百株。但南木北迁，水土难服，枯亡一复植一枯亡，如此循环往复，事终未成。《三辅黄图》文曰：“汉武帝元鼎六年，破南越，建扶荔宫。扶荔者，以荔枝得名也。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，无一生者。连年移植不息，后数岁，偶一株稍茂，然终无华实，帝亦珍惜之。一旦忽萎死，守吏坐诛死者数十，遂不复茂矣。”而众所周知的杨贵妃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，经杜牧诗点染，实则饱含对权贵奢靡的讽喻。

自宋以降，荔枝备受文人雅士青睐。苏轼岭南谪居时，有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之句，传为佳话。宋徽宗钟爱荔枝，虽移植未成，却借传情，传其绘有《写生翎毛图》。他还以荔枝赐近臣，数粒便被视为珍宝。据说清代乾隆皇帝亲题此风，但仅赐一颗，更显其贵。而南汉后主则以荔枝宴“红云宴”款待臣子，尽显雅趣。

当代文化名流对荔枝的痴迷，则绘就幅幅丹荔新卷。自2015年起，每逢荔枝熟时节，笔者常邀各地文化艺术名家及挚友，赴四大古荔园与主产区采风。叶延滨、何为、龙一、林莽、沈鹏、苏士澍以及《十月》等名刊主编，纷纷参与。岭南画派泰斗陈金章教授，自94岁高龄起仍每年赴荔枝园写生，

灵感泉涌，挥毫终日，兴味不减。

食荔、赏荔之趣，映射社会变迁。改革开放后，人们逐渐实现“吃荔枝自由”，如今更追求“荔枝风流”。有人到园中认订荔枝树，邀亲友一同采摘；有人用荔枝入菜、酿酒、做冰糕……把荔枝吃出了新意与情趣。文化人对荔枝的喜爱更是文化史上亮丽风景。从诗词、散文到歌曲、绘画、写培植专著……若有一位有心人，把相关作品集中起来，那就是浩瀚的荔枝文化海洋。

还有，君不见广东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的《荔枝颂》，传唱几十年，红遍大江南北乃至东南亚。

请问，哪种水果有此等神力？

刻进历史的“深深印痕”

在领略了荔枝跨越千年的文化风流后，我们也需回望那段因口腹之欲而刻写的悠悠往事。岭南荔枝进贡始于汉朝，进献者为南越王赵佗。此后历史车轮滚滚向前，贡荔网络不断扩展，织就一幅跨越时空的版图。这版图如网，亦将历代帝王对欲望的追逐定格在历史裂痕之中。

唐代李肇的《唐国史补》说：“杨贵妃生于蜀，好食荔枝。南海所生，尤胜于蜀者，故每岁飞驰以进。”一个“飞驰”，写尽行程紧迫和路途艰辛。

不管是谁，长乐、洛阳通往岭南的荔枝道，还是开封、杭州、南京、北京通往岭南的相关道路，都是水陆兼程。以长安为例，每年岁贡，岭南荔枝越过五岭，沿湘江进入长江，西溯江陵。取陆道过襄阳，到长安。而今还有一些古驿道遗址存在。由这条曲折漫长的驿道穿行路线，我们可以想见路途凶险。难怪《开元天宝遗事》及《旧唐书》中曾为百姓叫苦，有曰：“南海荔枝胜蜀者，当时以马递驰，载七日七夜至京，人马多毙于路，百姓苦之。然方暑热，经宿者辄死。”

这段记载，任是铁石心肠之人亦不免动容。荔枝进贡，于帝王，是尊享；于官僚，是表忠；于百姓，却是血泪与灾难。文明信使，才是其真正身份，它将岭南

区。2024年，世界荔枝种植面积达1170.5万亩，产量400万吨。

行文至此，我的思绪不禁飘回2006年冬（当地季节），在丹麦的一家餐馆里，我看到了鲜红的荔枝，当时心中不禁涌起一股亲切感。那一抹熟悉的红色，仿佛在异国他乡重逢久违老友，瞬间拉近了我与这片土地的距离。

荔枝，这种承载着东方独特韵味的果实，已逐渐成为世界人民所熟知和喜爱的水果。它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，也是中国与世界友好交流的见证。

“甜蜜事业”的壮丽前景

广东的荔枝占全国的三分之一，茂名则是广东荔枝第一大市。如何在市场的引导下，由政府有效推动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把荔枝产业做成“甜蜜的事业”？笔者认为，需在已取得成效的基础上，继续遵循市场规律积极探索，勇于实践。

荔枝产量大、保鲜期短且上市时间集中，因而价格容易波动，一产产品（鲜果）销售往往面临很大压力。但市场其实远未饱和，发展空间广阔。因此，拓展市场、建立品牌和延长产业链是重中之重。近十几年，茂名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，并且取得显著成效。

纵观全国荔枝市场，品牌建设仍是薄弱环节。2015年开始，茂名就着手布局相关工作，在继续延长荔枝产业链、扩展现新业态、培植新产品、扩大市场份额的基础上，陆续在根子镇、沙田镇、分界镇和平山镇等地实施农产品品牌发展战略试点。这几年来，荔枝园品牌与荔枝果品牌初获市场认可。但受限于品牌标准体系尚未完善（相关工作已在推进中），推广效果未能充分释放。品牌的建立不能仅依靠果园和农企业，也不能仅靠每一次的拍卖效应和推广宣传，而应在满足市场必备条件下



朱积作品《硕果累累》